曬書堂集

曬書堂文集卷八

棲霞郝懿行蘭皋著

論

羊斟介子推論

人知刑賞貴於忠厚而不知尤貴於嚴明一有不當下之不足示威權上之貽害於國家至於事幾決裂而追咎致禍之由於是謂忠厚不可用而刻覈可以行三代所以有道之長而亡秦所以無道之暴也豈不悲哉華元與鄭戰羹不與而羊斟陷於敵晉侯賞從亡祿不及

而子推焚其身二者之於刑賞奚當乎嘗論之曰宋八葢失刑而晉君未爲失賞也華元之相宋特一庸懦寡斷之夫彼士卒之不用命其固然也一旦殺羊饗士而斟不與非靳也其意或謂斟吾御也親昵非他人比一羹之與不與無不可而不虞遂至輿尸也至若晉文英斷之才非華可比始卽位而行賞將以勵羣臣風示諸侯也其輕重後先必非漫然者觀其語賤臣壺叔曰導我以仁義者受上賞輔我以行者受次賞以力事我者復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是故以子推之忠且勤

而祿不及非忘也儀亦俟三賞之後與而不虞遂至焚緜也夫晉侯華元身都君相之尊誅罰非不行爵祿胥有愛焉謂一杯羹遂足挑匹夫之怒而敗國一後賞遂足齧君子之怨而喪身是豈近理之談哉慶鄭挾怨以誤師而晉君拔其罪樂羊食子以下城而魏侯疑其心二主之於刑賞可謂允當矣假令華元返國之後請於其君先誅羊斟以正誤國之罪然後誅己以服失律之刑介子推自知刲股爲憑忠不期焚緜以旌善令其君有善賞之名而在已無戕生之實將誅一人而三軍懼

祿一士而天下從豈不快然稱盛事哉計不出此華元入而羊斟出國無問罪之人禍其母以懟其君身蒙識過之語卒也宋日弱而晉日昌豈曰天命抑亦刑賞所爲歟雖然以國體言則然矣至若羊介二子據其所爲子推特未免於已甚而羊斟直王法所不宥也向令二子易地以處羹不與子推必不爲口腹之故陷師以誤國祿不及羊斟勢必以忿恨之心倍君而作亂嗚呼羊斟誠小人也若子推者可不謂之介也哉

獻地除刑論

史稱文王出羑里獻洛西之地以除刑余謂不然此史遷輕信之過而學者又信史遷之過也夫文王豈非所謂古聖人哉聖人之事君也止於敬而已所謂敬者陳善閉邪是也若紂之不善乃爲鹿臺鉅橋酒池肉林甚而斮脛剖孕昏亂暴虐至於如此之極固不第一區區炮烙之刑也文王聖人將必有道焉以格君心之非旣其格之不得所謂昏亂暴虐者習於性情而不可變則聖人亦惟束手而末如何安有以土地餌其君者哉且

是益長君惡也彼樂於得美地而勉於除重刑則是殘暴之性未除而貪婪之欲益開聖人所謂敬君者安在况爾時之宜除豈無甚於炮烙者令獻一地除一刑此所謂江海不能實漏巵者也且夫洛西果誰之土字哉文王時雖云三分天下有其二然所謂有者亦不過約略其心非若後世羣雄割據畫疆而王如漢末三分晉末五分之類也然則文王之尺地一民莫非殷有而又將誰獻耶豈謂錫之山川爰及苗裔亦如弓矢斧鉞之得以自專也者然而詩不云乎莫非王土記曰君適其

臣升自昨階文王以大聖人際君臣之變其委曲盡道
應無有不至者殷雖封之周不得而有之也史遷又謂
文王受命稱王並誣作詩之周公以附會其意大抵皆
漢儒之陋說誤之耳然後之儒者知受命稱王之誣而
不察獻地除刑之謬夫地可獻也卽王亦可稱也茍獻
地於三分有二之年何妨受命於虞芮質成之日而豈
理也哉嗚呼史遷之誣如此類者何可勝道除刑之說
猶事之稍近於理者已不堪供人指摘若是
卓識大文直是朱子宗風敢不拜讀牟默人

淮陰侯論

項王之破也不破於垓下而破於袁生備多力分之一言淮陰之死也不死於陳豨而死於假王鎭齊之一請天下禍患之發其來也有自而兆也有端惟明者遠見而爲之備是以身犯所危而卒以安淮陰之事世或議漢夷其三族未免太過而不知其有以招之也楚之於漢也心腹之憂也而漢之視齊也咽喉之疾也據齊則燕趙可全收失齊則楚魏不能下然則天下之得失係於一齊此固高帝與子房所日夜籌之而不獲也一旦

以大事付淮陰淮陰高帝之所疑者也而不能不用也是故更遣廣野君以分其功而淮陰用蒯通之計走齊王烹廣野是愈益高帝之疑而中其所忌也況又以假王脅之哉觀於田肯之論齊以爲非親子弟莫使王高帝之智其知之久矣當此之時齊楚方兩立而俱存高帝欲討淮陰則恐楚之議其後欲難項王又懼齊之扼其前是腹背受敵也是故怒之甚而未敢發特遣子房操印綬以固其心此時未央之劒已岌岌乎加淮陰之頸而淮陰顧未之覺耳豈待陳豨之事哉高帝之封功

臣也諸將或仍故封而首徙淮陰爲楚王盡殺之之漸矣徙之未幾有告楚王謀反者不察其狀遂誘而執之而其先一破項王即馳入信壁奪其軍蓋疑之也深故執之也決迨其後即不必舍人告變而殺之也亦決矣而其幾實自假王一請兆之也人情處患難於人之恩怨尤不忘趙襄子解晉陽之圍張孟談有功而驕賞不及之高赫不失臣主之禮獨以無功受上賞淮陰乘高帝之危而圖自王可謂驕其主而失臣禮矣高帝怨之深故發之疾即使終守臣節長備東藩高帝豈能甘心

而與之竝立哉嗚呼蒯通亦可謂不智矣假王之請雖未必通爲謀主然不能諫沮其事而乃欲持鼎立之說以動之可謂傾險叵心者哉通之所以忠淮陰乃其所以死淮陰歟

縱囚論

曹攄調臨淄令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耶衆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又喬智明爲隆慮共二縣令部人張兌爲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

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又范廣爲堂邑令見范晉傳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即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爲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已上三事具載晉書良吏傳夫忠信之至雖波濤不爲害精誠所感則金石爲之開良由積之有素故神應無方恩翔馴禽威伏猛獸集泮林而鴟鴞革響乘虛舟則豚魚孚志經史所書殆非虛謬彼數子者皆於甘心就死之人曲遂其私情暫慰以生路曠恩流於法外疏網漏以吞舟孰謂善意迎人

凶頑必不可化哉或致難以恩信素孚不能使小人革面而一朝之德能令視死如歸其事蓋非可信此大不然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斯乃智愚之不移孰是堯桀之能變至於匹庶之賤有忼慨以捐軀萌隷之微或激昂而效死彼其人非素知節義也覩墟墓而生哀聞鼓鼙而思奮動於一時之意氣發其平旦之天良蹈白刃者非皆義勇之夫赴義旗者豈盡忠良之士哉昔唐太宗錄囚三百縱使自歸而期無後者歐陽脩著論深明其不然余讀史至良吏傳因感

昔人持論之意有所未盡故備述其事而復追論之如此後之君子謂當師其用意而勿慕效其所爲可也

余既著論偶因讀史又得數事聊記於此後漢書獨行戴封傳遷中山相時諸縣因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常璩西州後賢志王長文元康初試守江原令縣收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臘節慶賞宜就汝歸上下善相懽樂過節

來還當爲思他理羣吏惶遽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宥人輟不爲惡曰不敢負王君北齊書循吏張華原傳遷兗州刺史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獄宋書謝方明傳爲南郡相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散聽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應入重者有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民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至期有重罪二

人不還方明不聽討捕其一人醉不能歸逮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因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之率領將送竟無逃亡者遠近咸歎服焉唐武德八年右衞率府鎧曹參軍唐臨出爲萬泉丞縣有繫囚十許人會春雨臨縱之使歸耕種皆如期而返唐貞觀六年十二月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惘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救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七年九月去

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
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究觀數事彰彰
前聞既登信史自非過言謝方明事頗類曹顏遠而
此因傾沉葬鄉里將送竟逋亡矣故知絕行難爲繼

祠廟興廢論

方今祠廟之盛徧天下世之求福田利益者必曰於某廟某神其修功德者亦曰建某廟某神民無貴賤長幼男女咸奔走而香火之至老不衰而寒鄉僻壤神祠傾頹風雨弗蔽塑像暴露於外見者又未嘗過而問夫鬼神之說微矣聖人存而勿論後世民義不明神道日近秦漢以來漸有廟而祀之者矣天地間有司知覺之鬼神人心是也有司禍福之鬼神氣化是也人之心有知覺而不能操禍福然禍福之機恆由之今人舍其自有

之心而不求而惟務冥之是務抑惑矣且夫鬼神非有靈與不靈也風雨暴露之鬼神即是奔走香火之鬼神乃當其香火之則靈當其暴露之則不靈何也然則福田利益生於人心不生於鬼神而愚者求之於祠廟既求之祠廟矣彼無故而興之與無故而廢之皆大不宜興而廢之是慢也廢而興之是諂也諂與慢亦生於人心不生於鬼神由斯以談禍福之機不操於鬼神而操於人心矣余謂祠廟非古也有其廢之莫敢興也有其興之莫敢廢也如此將不復有諂與慢矣無諂與慢則

庶幾乎夫子敬而遠之之說也昔狄梁公撫吳毀淫祠七千餘所而程明道對神像必敬曰但具人形便不可忽二公之見皆可謂卓矣世有讀書者道心知其意者吾將就而問鬼神之說焉

荀文若論

文若魏臣非漢臣也然其身似臣漢而乃心實爲魏顧爲魏不足以垂名則陽爲漢而陰爲魏旣爲魏適足以毀名則陰抑魏而陽扶漢究其意非爲漢也爲魏也抑弃非爲魏也爲名耳文若名家之子而又計數之臣故其始知輔本初不足以成名而身歸於曹迨其終又知輔曹不足以市名而託於輔漢觀其去袁歸曹而曹以爲吾之子房使爲司馬及曹欲取徐州而教以先定兗州爲根本之計乃引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終濟大

業是已擬曹於高光矣未幾勸曹奉迎天子都許於是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曹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是又以子房自命矣迨曹表彧爲萬歲亭侯又封邑二千戶則曹之報子房亦厚矣一旦董昭等議進曹魏公加九錫以諮彧而彧意不同曹大恨之會征孫權表彧參丞相軍事彧亦自知不免因感疾留壽春以憂薨而曹遂爲魏公矣嗚呼彧一日不死曹亦一日不公孰謂文若之智而顧昧此且曹代漢之勢已成方且由公而王而帝文若旣陰助之於前而忽陽

拒之於後雖愚人亦知不可曾是智者而爲之乎吾故
知其欲爲名而已矣雖然爲名豈必殺身何不爲子房
從赤松子遊

棲霞郝懿行蘭皋著

傳

程畿傳彤傳 補三國蜀志

程畿字季然（案華陽國志作默）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昌長（華陽志作令）縣有賨人種類剛猛昔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備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雖有

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羲之所聞并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爲州牧盡節汝爲郡吏當爲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爲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之羲知畿必不爲己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嘗爲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華陽志作吾在軍未

習為敵之走況從天子平追人逐及幾船幾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子祁字公弘與犍為楊戲巴郡楊汰蜀郡張表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為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早卒」傅形華陽志作形義陽人先主退軍形斷後拒戰兵衆死盡形氣益烈據華陽志補此句吳將語形令降形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僉拜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形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

爲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免爲庶人

楊戲贊曰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於君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案楊戲傳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蜀書是以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余謂陳承祚蜀書太略覽戲諸贊英

义尙多謂未蒙追謚遂不見於篇非通論也內有失其行事不爲作傳者共若干人至於事行頗具而傳紀闕如尙復不少承祚旣非有心相抑何故本末但存注疏而不爲立傳以傳乎無乃太簡敢問所安今擇其尤者補綴茲篇以例其餘庶令後世珥筆之儒知索米之書美而有憾勿徒震耀於高名也嘉慶戊寅正月日記

陳甫堂傳

陳甫堂者失其名日照人盲者也精六壬占法叩以吉凶休咎應如響百不失一焉其法令叩者隨意持物一枚置其前已乃手捫之口談名理靡靡可聽生平挾術遨四方客登萊間尤久所與遊皆文學士及巨公貴人之門多羅致焉雅善談論喜詼諧雖言數亦游戲出之故人莫能測其術丙子客萊陽張氏語人曰今科山東第一人在萊陽或叩闈中題遂應云子曰可也羣嗤之以爲題纖小不類陳笑而不答及期則題自子曰可至

富而好禮第一人果萊陽左君穎發矣於是益神之郵中有患痘而症危者以叩陳陳曰無傷也是有黑痘數枚鍼挑之即愈矣叩者言無之陳執言其有叩者曰阿母曰爲人家挑痘即有之豈不知耶陳微哂曰老子曰爲人家作巫婆苟無之胥相誑耶叩者歸細審之果有數枚徧刺之痘尋愈張有僕人婦一子在繦緥適染時疾叩陳曰明日愈然此兒故不壽也已而悉如其言丙子後屢客膠東西嘗館於即墨黃氏黃兄弟新賻葬地俾陳卜吉凶陳應聲曰兄也絕弟其昌時兄方富而弟

貧如洗人固未之信也後數年則弟簽仕為邑宰而兄竟絕嗣矣或請其故陳曰若初來叩時手持雙火筒一具余捫之一虛一實又審之蓋小者實而大者虛此不為弟昌而兄替乎夫天下惟理與數耳吾虛以觀理而實以察數如覆射然烏有弗中哉壬午秋張赴省試適於郎墨遘陳遽問曰闈中題占之乎曰占矣題下似有民字耳再詰之一笑而罷謂張曰此一別終無見期矣問其故曰期在明年還後是科題為如有所譽者二句張感其言越明年訪之而陳死矣聞其家云及期沐浴

易衣而逝

王景西傳

王景西僧秀福山人居邑之西南宅院郝相傳前身爲瞿曇故字與名皆有取也王故之罘望族景西父第十六艱於嗣已而生子適門下客從外歸途遇一僧而相識者自言今爲烏衣子弟矣忽不見客方悟此僧數日前已歿急歸則賀者滿室問之曰男也客因述途中所遇主人亦驚先是近郝有梁家莊者蘭若一所有僧卓錫其中戒行數年至是圓寂而王家客適途遇之故稚信僧語不謬云景西幼聰穎讀書輒成誦顧父母鍾愛

不甚令讀而景西亦雅不喜儒書後遂納粟焉家素饒兼性耽寂靜凡內外綱紀悉付門下客雖終歲未嘗過而問及失怙恃日以益疎嬾居常塊然兀坐以消永日偶合眸則似入定嘗蓋前生結習久而未忘但葷酒弗戒耳有妻有妾會前室卒繼室曰孫夫人者少而美景西藏焉好樓居以爲去人遠可以謝煩囂自晨至暮率與夫人居樓上客有白事者婢傳之遞更而始上下焉不數語遂返客以故稀得見之者居閒既久無所事因寄情書畫且善醫獨不工制舉業然每值學使案臨輿

五烈傳

濰之西不十里有石屹然立道左下馬讀之蓋王氏五烈碑也按碑載烈婦一武氏邑庠生王玶妻一高氏玶妾其三人則玶子邑庠生沚妻高氏及二女而皆死於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城陷之難先是十月十六日兵圍濰急邑宰周公亮工防禦甚力而玶父子偕眾守陴義不顧家至十二月十六日辰時城陷武氏即召妾及子婦二女孫而言曰城且陷其勢不得有完卵我等褁布何生爲遂同時投繯死而城故未陷也方兵攻

時穿東南角將就圮兵蜂擁而登邑宰督眾拒之力兵小卻城完如初拜泚聞變馳歸則五經投地不起矣時邑宰亦繼至禮拜大集士紳致祭哭臨聲震一邑遂申上憲經禮部覆勘具題語有云嗟彼冠裳猶蒙面忍須臾之死壯茲巾幗弁同心棄慷慨之生業經允題未下旌表迨十七年明祚已亡歷我

朝又百餘年其孫志泰碑其墓又數十年而余始採其事爲傳且系以歌云兵勢張皇晝入關大同宣府累卵閒飛渡灕水如風雨礮聲驚落城頭磚公輸能攻墨能

守一朝破壁敎重完壯哉烈女歸視死同心矢志成城堅一時致命精魂合五星經天芒色異奇節貞坊載不得正氣長留天地間我讀遺碑感再拜此人此石永不刋猶恐年深石剝落文字漶漫傷凋殘河嶽英靈定不滅貞珉終合因人傳垂之千秋與萬禩綱常永繫彝倫全

於時下馬讀碑且讀且記記讀纔已大雨且至遂悤悤上馬而去戊申九月廿五日雨阻大于河旅次鐙下爲之　自記

歲八月偕郝子恂九試畢言旋道出五烈碑下逡巡遂過約以得意者還道讀其碑已而郝子捷爲能識前約親供後持五烈傳示廷讀之有感賦絶句與君聯轡指貞珉馬上回頭字不眞此夕寒鐙悲五烈猶慚冒雨讀碑人牟默人

義姬郭氏傳

郭氏者邑名士阜甫李先生之侍兒也與先生以義相許先生歿且二十餘年守志不嫁屏簪珥爲主母作苦無怨色今其年垂老矣猶女而不婦也方先生存日艱於子息至晚而屬意於郭郭氏者幽閒而婉孌雖寒女有名家風其爲靑衣也先生卽不廝役遇之迨服事久而先生陰器之謂得妾以其子非斯人莫屬卽郭亦心許之然卒未賦小星者何也先生淸羸而善病又勤苦力學至老不倦方其屬意郭也雖已有成言然猶遲之

久於時家君受業先生之門嘗以義慫慂之先生笑曰此吾家事豈忘之顧以余支離軀將及其壯也一索而得耳然久之竟不果而先生亦以清羸終郭氏曰吾業以身許先生矣義當死然還睇堂上煢煢半白人其誰依又無應門五尺童可以死自謝者自念身又弱質不堪久操作猶幸幼習女紅及酢截醬醯可少自力亦足以營生得旦夕奉甘脆爲主母壽於是遂相依不去或勸之則正色曰吾業以身許先生矣謹案先生諱鍾淑歲貢生爲邑名宿懿行少時嘗遭先生於道趨如字如

面若氷色然其與人言又未嘗不溫溫也居近市蕭然蓬室遠絕塵囂嘗躬負米不廢唫諷市中人皆識之曰北門李先生也嗚呼先生其賢矣郭氏一女子乃知之爲之守不去此其義誠高抑其智亦有過人者歟今年嘉慶丁巳郭於時年五十四矣家君與同學諸君子義其事而題其門焉嗚呼郭之言曰吾業以身許先生矣豈爲是區區之名哉先生有孫曰鴻訓是先生之弟樸園先生之長孫以義嗣爲先生後者也感郭之義禮敬不衰懿行少受業於樸園先生知其事悉矣謹次其畧

著於篇以俟後之採風者擇焉

題極佳文亦雅稱　牟默人

節孝李孺人傳

孺人日照人李氏女也年二十四爲同邑拔貢生辛昂再娶妻昂素羸恆夜不成寐孺人篝鐙以侍積三年一夕昂忽血涌倉卒遂卒孺人號哭呼家人起卽還入室拔壁閒刀手自刃以刃鈍得不死然創深寸許血淋漓地上滿家人遽奪其刃扶入他室環伺之而孺人尚能言曰勿久留我速盡爲惠水米不入口者累日翁姑泣諭云汝誠能捐生獨不念我老人與汝父母乎孺人俛而不言乃不復死每哭發聲聞者莫不酸楚當是時翁

姑俱年六十許家人以爲言恐重傷老人意由是不復哭孺人婉娩有婦儀知書循禮法又習勤劬米鹽淩雜無不立辦夫亡二年姑又繼歿迭更大喪處置晏如性慈良撫前室子有恩義翁嘗亟稱之孺人幼而能詩然不欲以詩顯謂非女子所宜逮其卒也翁以詩哭之慟以爲喪子之慼曾不是過也卒時年三十二所撫子承裕承悫以讀書紹父業由孺人之教云

贊曰昔人有言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方孺人引刀自裁矢志靡移勇過賁育矣既而俛首就義奉菽水撫

遺孤仁亦至焉語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仁孺人可
謂兼之矣

左烈婦傳

烈婦左氏者萊陽人父曰寅曙前明殉節追贈禮部尚書蘿石先生之六世女孫也幼而不慧父母以爲憂欲遲其嫁遂無問名者邑庠張泰雲爲次男汝莊聘焉左以女故令壻贅其家及成禮後琴瑟甚諧居未半載時值歲臘偕壻歸省以誠樸大得翁姑歡月餘仍偕壻歸寧翁姑意不欲其去也則婉詞訂歸期居二旬餘夫病痏首繼以疢疾勢甚倉皇遣人取急與其家相聞比翁姑先後至病漸沈篤遂不起方夫之未歿也侍疾十餘

日晝夜罔懈備極殷勤家人竊異之及病瀕危號請翁姑求以身代翁姑泣止之則諗夫兄邑庠汝莊以善事翁姑兼求兄子爲夫後語皆哀楚動人迨夫歿獨不哭入室自脩整二婢子對之泣氏慰之曰此事吾自甘之何悲爲善事主翁毋語畢意殊從容欲拜辭翁姑恐不見從遂自經死

論曰夫子之稱甯子也其智可及愚不可及有是哉愚賢乎智耶古來忠孝節義非智莫能明尤非愚莫能守也烈婦之從容就義愚乎智乎將闔羅石之風而興起

者乎彼之不慧又何以稱焉

宋氏傳

宋氏萊陽望族也年十九歸同邑張文斌張世居灌里村父諸生徙居別業貲產頗饒斌以年十五失怙爲匪徒誘以飲博家漸耗母衣氏慮盡蕩其產也乃先析爨而後爲斌娶婦自與幼子同居氏入門食貧無怨色請同居事姑姑弗許然已心賢之矣逾年舉一子又逾年家益落斌遂不告家人飄然去氏有兄曰允文長厚士也憐妹無倚迎歸其家然其家又貧於是氏曰夫不歸命也子幸而成立卽吾事畢吾亦可見張氏先人於地

下矣由是勤紡績不以食指累兒子四五齡氏教之讀扑責不少貸有非之者則泣曰吾甯非人情但張氏止此兒吾固望其成立耳張葉邑世家歲時祭祀陳設甚豐定議按譜系分年輪供氏貧甚族人議不令入供籍氏聞曰貧家獨非先人裔乎吾有絲枲可作酒漿獨奈何累他人且令小子習見無以發其孝思非所以教嬰孩也每除夕前攜祭品及子以歸供神後即復返率以為常子九齡叔又蕩甚盡鬻其產用其貲向百里外置薄田十餘畝慮氏之索其產也詭請嫂同居氏謝曰教

子吾事養母叔責也售吾之田養叔之親顧亦吾親也吾又何怨焉叔既奉姑遠徙氏在兄家益不自安冬夏手製衣履以寄姑新年祭神後必母子躬詣省問長途雨雪不辭也子年二十叔又出亡母煢無所依復歸故里依其族人氏聞之曰今不歸何得為人乎有留之者正色曰吾紡績聊可奉旨甘兒訓蒙亦足資衣食吾決計歸矣歸則僦屋以居奉養姑得其歡心有時塵甑無烟兒饋以柴米則受歲時助以祭品則卻曰宋氏物奈何以奉張氏先乎其識大義類如此初氏辭兄歸而養

姑也已鬱結成疾復以積勞增劇然不自知姑慮其疾革恆慰止之亦不改歲甲辰子年二十四赴郡應童子試氏疾甚是年子入泮兄往賀氏已委頓撫牀歎曰小子寸進雖不足喜然兄妹於張氏亦可謂畢乃事矣因痛哭盡自知必不起也兄素善醫既知不可救藥則與甥之伯叔議亟爲畢姻其婦家亦巨族明大義遂不俟吉俾女于歸焉廟見後覿新婦牀前曰佳婦也我事姑未了事惟汝是賴俛躬點首作感謝狀新婦涕泣受教甫十朝而氏竟溘然逝矣姑哭之慟幾不欲生遠近聞

之皆爲泣下氏父諱邦方先是氏歸依兄也父以外王父教外孫讀十餘歲捐館兄又教之繼以家貧謀生於外不時歸氏幼嘗讀書於是躬織紝兼課兒讀父兄皆諸生以儒世其家

郝子曰氏於家君爲族舅之妻也與氏兄又雅相知聞以醫術應其邑宰沈公之聘在署四五年絕口不言官事嗚呼可以知其人矣抑亦愈知氏之家學所由來歟

記

棲霞郝懿行蘭皋著

關中義勇記

嘉慶己未八月某日閱邸報中丞松公筠奏陝西興安府古長利地平利縣義首張奎等殺賊一摺

上深加憐憫咸予卹賚案奏六月內鄉勇於高河梁禦賊張奎杜正貴首先衝入賊隊奮勇力戰死徐名揚劉俊楊董興爲賊裹去罵不絕口或被抉頤斬足或被縛

投火中不屈死此五人深明大義其死尤烈均以把總例議卹其金家山陳亡義首樊雄秀李興懷黃九公彭雲祥此四人捐軀敵愾死均以外委例議卹而被賊禽去脫回之吳大章亦特加獎賚示鼓勵至同時在高河梁被害鄉勇三百餘名帶傷五十餘名及金家山被害吳能仁等一百餘名帶傷三十餘名均加恩照例分別卹賞又咸甯縣典史梁崇押解要犯赴質訊卒然遇賊持刀抵拒身被數創力竭被戕而所押囚將文方者坐王文化連殺七命要犯被賊劫去乘間逃回投首倘知

畏怯槩以陳亡例議卹將以免死減等論又同時晋壩
廳安插軍犯李聚華虞維新於賊攻掠晋壩時均能奮
勇格鬬殲斃賊人赴府投首而金建廸馬三王志沖亦
俱陸續投回不陷於賊此數人亦明順逆均赦免本罪
釋放回家伏讀
詔書仰見
皇上加恩死事殉節之人以慰忠魂而勵士氣可謂重
以周哉而臣民中猶有怯懦逗遛不以死勤事者真可
謂非人矣謹案川楚敎匪蔓延滋擾將近四載帶兵將

吏既不能臨陳殺賊所在團練堵勦犯兇鋒蹈死地者卒皆義勇鄉民身先屠戮而奏陳亡請卹典者竟絕不及此輩人乃至冒功膺賞竊高資濫花翎如昨所參奏韓城縣令莊某者檄以協同防賊辭云不能騎馬而前時秦公承恩奏青山溝禦賊有功蒙賜翎增秩者卽是人也嗚呼劇言討賊之人猥云不能乘馬將吏若此其視高河梁金家山一輩人相去何如哉且彼皆草澤一夫耳名不編伍籍之中身不膺朱紱之榮戰而勝他人蒙其賞鬬而敗以己罹其凶顧能義忿激胸甘心授首

身膏草野血濺中原生為百夫傑死為萬鬼雄魂魄有靈固當無憾況親蒙

聖天子特賚之恩照曜幽泉垂名青簡可不謂雖死猶生哉而冒功受賞之倫猶復覥顏視息人間儻清夜偶發天良其自視抑或生不如死也歟

附 湖北義勇記

嘉慶 年月日奉

上諭兵部奏行營外委武童生張有道從前在當陽剿賊被害請加䘏廕一摺張有道隨營殺賊奮不顧身為

賊所執抗節不屈致遭慘害與尋常打仗被戕者不同張有道著照把總例議卹伊子應得世職該部即照例辦理

岠嵎山記

余嘗以秋冬過金山邨見沿河居民有聚於水者詢其事曰淘金後又以事適他邨所見亦多此類蓋金之利不獨茲山有而茲獨以得名者其來必有自及讀郡邑志其地卽古所謂岠嵎按岠嵎書名嵎夷史名郁夷或名禺鐵要之其地皆不殊其以金得名則始於隋開皇中牟州刺史辛公義於此坑冶得黃銀獻之而土俗訛傳出黃金九屋俗儒便紀之於石其後遂置金戶以充貢歷唐宋金元民不勝苦善乎宋王旦之言曰採金多

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且余嘗聞夫淘金之說矣金在沙際不可見必汰盡而後金出其細小可知王充論衡驗符篇說廬江於湖際採得金十餘斤獻之詔畀金直又說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纖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正黃華陽國志亦云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此皆纖小不足充貢聽民自採從其便焉秋冬無事相聚游閒得少錙銖以供朝夕本非金穴那覓金苗而朝廷歲歲所徵著有定額汰之不得戶盡逃亡而官民交受其累甚矣俗儒之為禍

也筆盤之事可不愼哉山崩於宋慶歷中徹海底有聲又金史楊安兒將由海走此山則山疑在海濵今距海尙百餘里甯有兩岠嵎耶按澠水燕談五云慶歷中海上岠嵎山地震逾年不止然則山在海上因震而崩矣金史所稱豈前時耶俟攷齊乘云嵎夷海岸名山也或云山在今甯海州其說是矣今其山不可得獨有所謂金山寺者巋然猶存余過其地訪其遺蹟僅於荒榛斷梗中得殘碑摩挲讀之蓋即萊公所立者余謂此碑可毀而今猶在何山則崩石不泐也夫山水固多不遇至幸一遇焉又或無利於人而有害則其遇反爲不幸而

不如埋沒之爲愈嗚呼豈獨茲山也乎哉

切指金戶之累歸過筆墨有識有筆良史才也牟默人

楊君畫馬記

丁未夏余在都門詣楊君椿庭舍見壁懸畫二幀有迴立其中而骨幹豐碩者畫馬二也楷書其旁者楊君自爲塞馬歌也作行草書橫亘其上者周林汲太史所爲序也區區畫馬何足異而珍之若此者楊君殆有感而然也楊君名葉歷城人舉武孝廉其先世居長清齊俗中元節有拜墓之禮椿庭於是挈僕提榼而自乘馬以從數十里外忽黑雲來頭上潦水大至人馬俱沒洪濤中浮水面僅如苴而馬善泅人尤善騎卒賴以免迴顧

僕夫則隔岸遥立而豎耳此乾隆戊戌七月十四日事也越明年己亥而馬死矣楊君曰古人敝帷不棄以馬之屬故有力於人而此馬出余於險功尤鉅余卽貧無帷而令暴骨於野余不忍乃取藁代帷以瘞之計椿庭生平出居庸歷草地出燕趙諸勝涉河渡關而西往來數千里夙有愛馬癖又善相馬故所至獲駿騎中廄嘗滿而出没洪濤之中脫君於難者亦其一也瘞馬且數年椿庭以提塘官京師偶遊窮市於肆廠壁間見畫馬類曩時所乘悵然有感因重價市歸重加裝潢懸臥榻

間以示久而弗忘卽余所見壁間者是也椿庭今約三十許僅博微官其闊達雄偉之氣無所試而盡寄於馬卒食其報焉余未面椿庭而讀其歌想見其人夫馬以死力報知己而椿庭以圖畫廣仁恩是皆不可以弗志也爰次其事爲畫馬記

波瀾不懈筆力驚人牟默人

竹記

園有竹多且雜庚戌秋杪斧以斯之擾剔十一刪存十九功既竟乃得指而數之大而名者祟仞廣寸皆有半本數節中六寸有節末四寸有節皆有筠筠皆有白節皆有廉兩廉之間皆有谷谷謂之溝其萌謂之筍其包謂之籜色視紫質視黃葉如个謂之升斤冬不擇春葉肄生凡此之類得百有二十竿小而名者祟仞廣寸其本節視大者彊半中當其末末當其本其餘白廉筍籜之屬皆如之凡此之類得百有十箇小而不名者祟廣

皆半仞半寸而弱本節半小者而彊中當其末末當其本凡此之類得三十有九箇其醜皆謂之篔簹空其中而笨者也實其中而堅者粼也葉徑半寸脩五寸率莖四爲葉三爲居其色黝而幽風入之肅肅如有恐脩爾而鳴其中八寸有節本末半之皆有筠筠有白節無廉廉間無溝崇七尺廣半寸其餘笴簳之屬皆視篔簳有毛刺色視紫此皆大而名者其小而名與小而不名者六寸若四寸有節本末皆半之崇半仞彊半寸弱其餘葉筠笴簳之屬皆視前凡此之類得三十有一竿十有

二箇凡粼箘之類大者竿之小者箇之古未有箇竹者自余始概者枝落之存其幹望其中而蔚然如鵠列如幟樹疏者頭髮之存其腰以下其枝旁延而企如飛鳥舒翼欲舉鹽者積理而堅旁殺之存其顛葉密而枝纖且短童童如車蓋韌者疏節而柔綱絞之綜其類而編之風過卹勿如策籊於類編之中又各名大小焉大者二而當一其次四而當一小者六與九而當一其餘若草蔓不能以數舉皆韌類也凡概者疏者鹽者韌者粼箘大小名不名之類皆有之苞者灌者直者句者俛者

倨者喬者樛者獨者屬者擧而纖者鴻而芵者如楚者如菿者如蘆者孤生三二爲族叢生十百爲族祖者豐骨而胞孫者豐肉而柔綠沈者孫黃稾者祖陽者多黃陰者多綠鞭者八月蔓故八月春胎者五月萌故五月醉雪檬者下其手風戛者折其膠牆摩者剝其膚或科上稾或稚中天木立而蓄木蘖而騶行生而栵凡擺剔之數三十箇者十竿十箇鄰者半其竿半其箇繩約之欲其直櫛比之欲其族負牆而杙之欲其直且無橈橘衡而束之欲其族皆有親凡删存鄰箇大小之數合三

百一十竿箇有奇凡竹之爲德六其才四中空謙也其體直也其節廉也勇乎冬筠乎禮大小不相害仁也又讓焉起乎東北盛乎西南六十年根一易可材可食可名可觀也夫是之謂竹理

談竹理大詳博而筆力又領得起推得動兼得漢唐諸大儒氣味文至此可云空盡時文氣矣 牟默人

爲東野生題畫記

嘉慶己未春二月公車北上東萊道中大雨雪阻膠河旅邸膠故有石梁虹亘波間石材壯麗如鴈齒者以百數相傳道士李長明所造也梁成而李羽化土人爲建浮圖瘞焉題貞珉時康熙癸未秋也余宿次西眺河濱煙絮迷離東顧豐碑慨然弔仙人之遺躅邸舍東偏祠宇幾楹冒雪尋焉乃世所傳呂仙祠神貌閒逸巾佩蕭散因卽拜謁東壁傾頹風雨不蔽爲悵歎久之是夕夢呂仙爲余改定文句所以撫之者十餘字荒忽不甚悉

也是科余獲售留京師不復得詣祠訪夢所覩意實未嘗忘會同舍東野兄字敬修曾國元聖裔也雅相過從攜舊圖一幀余睇之卽呂仙像劒佩道裝從以仙侶殊不類祠及夢所見也嘗疑神仙荒渺自古難言後世叢祠畫像構影造形史巫紛若吾惡知夢者之匪幻而圖者之匪眞耶雖然者入祠瞻謁又惡知非夢今此所書恐亦夢耳聊述余所感復東野兄因爲句云春風吹雪下河干水氣淸泠石氣寒三醉岳陽原是夢誰人解作畫圖看九月十三日識

此記筆墨飄逸大有仙風信其爲洞賓把臂人也但此翁既日能文何爲獨入公夢故知神仙中人原是勢利黠鬼耳韓退之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諒哉 牟默人

雙蓮華記

嘉慶四年六月余家瓦盆內蓮一枝忽作並蔕遠近多來觀者其華房戢戢如髻狀蓋蓮單華則結房圓直並蔕則萼跗迫近而形作宛屈其勢自然也是年余適登第受職於時觀者咸讚歎稱吉祥或引孫氏瑞應圖云並頭蓮名華芊實科名之佳兆余在京邸始聞頗涉疑怪將恐妖由人興既而觀變察理乃悟妖祥二端都了不相與耳何者以爲祥也則無德以爲妖也則亦無彸斯乃物類之適然會何足深異乎吾嘗觀古紀瑞之書

率多荒誕俗儒寡昧便事張皇乃至鳥獸草木之儔偶形怪異率乃任情附會妄測禨祥斯皆緯候之陋談非夫英達之特論也且如鶼稱比翼禽類所珍而逆鶬九頭鳥乃爲怪木產連理人咸稱祥而桑穀共生木乃是妖由斯以談妖祥之說迄無定形禍福之求罔不由己聖賢遇災修省妖即是祥庸愚侈瑞恣睢祥乃爲妖矣故曰禍福同門吉凶並域君子修身不改其度成敗利鈍非所逆覩也余覽唐人稽神錄載婺源尉朱慶源罷任家於豫章之豐城庭中忽生遺一枝其家駭懼多方

禳之蓮生不已遂乃築堰甃池迨後數年慶源仕宦終亦無他藝文類聚八十二卷載晉范甯表云爲豫章郡守新淦縣廳事前陸地生一蓮花入冬花十六年更生四枚今年復生二十六枚鮮明可愛夫蓮生陸地乃不爲妖卽知華作並頭未便是祥矣余深怪世人之好語祥而不語妖也嗟嗟小人福薄祿過災生今茲余忝一官懼弗稱焉那復敢妄意扳援比他廣陵芍藥開作金帶圍侈語祥瑞耶聊述余之所志爲記其事如此時十月四日也

固是通人語也筆意亦似孔沖遠顏師古之流　牟默人

洪花洞記

洪花洞土俗譌爲鳳皇洞在邑東北五十里有郁日解家口迤東循山麓行三里許有茅庵一所中有居人下騎步行敧嶇而上僅半里許得一神祠祠小憩其北有石甃小祠旁開一洞余未及入其東北有一洞削石爲門入其中殊宏闊於其上鑿石爲小龕中安石像過此龕入洞口高廣可丈許窺其中深叵測有把火灰燼遺地上疑遊山者所爲抑或乞兒烘燎處也龕之南石壁上有圓牖如甕口仰漏天光其西南復有石竇立人可手

捫而石稍曲折臥人可蛇行穿出也折而東有一洞高廣俱減於前捫石壁以登立人須頫首可入石上具有水印苔痕蒼潤欲滴邑志所稱淸泉深數尺疾者飲之輒療謂此也余以嘉慶辛酉十月中旬遊此適當泉涸之時惜未覩其涓涓爾然云可療疾者恐亦土俗譌傳也折而下復三四洞其口窣庳小不容人其他小如盎如棬如卵者不可殫述凡洞十餘所盡皆可通或曰投煙一處氣騰諸竅譬如口鼻自然呼吸或言此地藏煙直出山後又云昔有人由石竈洞口入不知行幾里聞

其上有雞犬聲婦人呼鄰家借麪籮語音皆曉了其人頗驚冦後遂爲何人絫石塞洞口今不復可尋矣案禮運云竹於山川爾雅云山有穴爲岫茲山之東南有虎斑洞人舉火其中亦煙出山背石罅間蓋此皆岫之屬山中所常有爾雖然茲山幽深而洞窅窱閒野人言荒歉之秋草竊姦宄竄匿其中官不能捕擾及都社此亦司土者之所當預籌也故謹誌其地以告後之設防者

遊方山記

山在城西南三十里而城東北門外登阜皆望見之其形削成而四方平鋪如几其東北旁一小嶺圓正如盌又秀挺如承露之盤山常有雲氣往來長老皆言昔人於城外遙見亭榭矗立其巔邑志載此山曉市史記天官書云廣野氣成宮闕於茲山見之矣山之北麓有大方山院其西麓有小方山院土人讀方如符曰大符小符蓋齊人語急而然也山之陽有聖水庵碑字作盛邑志作聖蓋土人欲神此泉故假借其字也嘉慶壬戌五

月望前二日余以事經其地因便遊焉策騎約二里許
望見茅舍三四間度一小石橋遂下騎微傴行約半里
許將至庵遥見西北巖上石龍口飛出一小瀑布此蓋
聖水所由著名也攀躋石磴則山僧棲息之所在焉庵
甚高敞金碧其中彼敎所謂佛菩薩者也出庵之西南
懸崖上有一碑俛臨絕澗岌岌欲墜其文則高孩之先
生所爲記也碑北聲潺潺飛灑而下自山腹伏滙而瀉
出於山足者是爲聖水之泉碑有詩句十二其次聯云
半腰叢樹裏盈耳亂泉鳴高先生自云紀實今則亂泉

猶是而叢樹殊渺渺盡爲山僧所採樵也又有迴廊古殿今悉爲瓦礫場蓋茲庵之經荒廢久矣尋曲徑西北上約二里許皆亂石礫步處礚磌有聲陟其巔礫漸少亦不復有聲大抵茲山之石大者蔽牛馬小者如拳皆純青無雜色又北行二三里土皆平曠無石周圍約四十餘里一望無涯際絕不見樹而草亦不豐茂蓋高山峻原不生草木謂此也又東北行數里巑岏數峰從人面起山脈中分從斷絕處下瞰則郎中圖蘭若懸半嶺間如在目前回瞻來時路平遠中突出一奇境也聞其

東北峰舊有郎中廟邑志云廟祠神張姓者今不知處所其北有亂石堆俗名龍墩余遥望見之亂石間又有黑井其東南有飲馬灣山之西下有夕陽庵此數處皆余所未見也

柳夼菴記

邑東四十里崎嶇有邨曰柳夼沿谿循麓而南四五里入山口草樹蒙蘢不辨厓谷走蔓飛條横縱游騎曲徑幽通林蔡更雜浮翠染人披尋忘倦數武外方見蘭若翼然涉級三十而後造乎祠門之下北臨絕壁岑巖欲墜祠乃踞乎巖半瞰其南碧嶂千尋危峯阻日喬松直上蒼翠彌山樹巖交映目眙精搖其左右岡巒環抱吐納又皆以松爲郛郭祠之檐楹非峻而庭院軒敞蓋其所託者高也庭南新構精廬爲游旅棲蹤之所其東則

僧徒所舍又東則磪礁在焉短垣外小阜攢松清風徐度作海濤聲蓋諸山松最饒而柯葉蘩茂他無倫比者也至夜月上東山余偕僧侶登松阜山高月小煙鎖翠微而已旣而僧延宿於西軒比曙色照櫓晨曦挂樹同遊周麟之山人于發有復邀余登西北嶺縱觀松石觸處幽奇俛瞰祠櫓如接平地谷豁豁靑雜樹如薺嗟乎玆山之湮沒久矣豈不以地絕通途故歟非余親涉其地幾不知吾邑之有玆山之奇也爰爲文付主僧以告後之遊玆山者土人凡兩山之間有水曰夼瀆若墳上

督佛祠曰菴柳其氏也邑之郡落以夼名者尤多云時
嘉慶壬戌歲九月望後二日記

附句云好護松枝助山色欲疏石澗鑿泉源茲山以
松林之間雜以他樹爲奇敢告諸僧勿尋斧斤謹防
樵採山勢幽奇唯泉差少僅一涔而已若能疏澗流
淙㴩號洞天最勝

桊硯記

桊硯王楷堂廷紹家物也硯長六尺有半横尺半有一寸厚三寸有奇平淨如几因材爲桊髹木爲匣施足爲閣渾成爲硯色類馬肝文兼鸜眼面有雲煙蛟龍縈繞之狀光瑩如玉滑膩若脂試以摩墨如蠟塗釜似印黏泥若陰雨之辰又如以方諸取水眞奇物也始嘉慶庚午楷堂遊木肆中見於牆陰庋壞版片塵土蒙面叩之有聲詢之肆主人答言自其祖時便有此石從無人過問亦不知石所自來時楷堂雖購以歸委之籬落間施

楷柱爲坐具後值大雨泥塗盡滌光采煥然矣余以己卯十月中旬觀硯旁鐫杜工部石硯詩四句云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蓋楷堂所爲幷誌得石之年月一時題咏頗多楷堂亦賦百韻紀之因憶避暑漫鈔言南唐李主硯山後歸米元章米與蘇仲恭學士家易北固甘露寺海嶽庵地宣和入御府詳見漫鈔漁洋筆記七云後又四百餘年不知更易幾姓而至新安許文穆國家已而歸嘉禾朱文恪國祚云云余謂楷堂之石完好如新亦未見前人著錄豈茲石埋蘊

千秋湮沈市肆竟未遇一人知賞而待楷堂始發幽光信乎古來奇物遇合故當有數存耶硯山之奇漁洋曾見於京邸文恪曾孫竹垞家而云後二年復入京師則又爲崑山徐司寇購去矣今去漁洋著記時又復一百五六十年不知此物又落誰家然則請以此語語楷堂其愼守之哉漁洋題硯山絕句云南唐寶石劫灰餘長與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峯用南唐元宗語無恙在不須淚滴玉蟾蜍用米元章詩語余於楷堂硯不能作韻語聊述梗槩以貽後之得硯人

曬書堂文集卷十一

棲霞郝懿行蘭皋著

碑

重脩石泉洞龍神廟碑丁丑

福山之西棲霞之東有山曰老阿坡北麓有洞所謂石泉者也洞外有龍神廟不知建自何年歲時旱暵村人禱雨輒有應古無祠龍請雨之事詩言方社禮祭山川或禱澍於桑林亦祈甘於田祖降至後世祠龍以召甘霖其法取潔土爲龍四時各按其日與其方色詳於繁

露之書然猶未嘗神而祀之也其奉爲神而禱祠以求者蓋興於秦漢以來春秋桓五年大雩傳云龍見而雩說者以龍見爲建巳之月蒼龍之宿昏見東方萬物待雨而盛大故雩爲百穀祈膏雨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舞師亦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豈皆祭龍星歟而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天下立靈星祠說者謂龍星左角曰天田卽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龍神有祠蓋昉於此益部耆舊傳趙瑤爲閬中令遭旱請雨於靈星應時大雨後人祀龍神以請雨當卽漢世祠靈星之義

故論衡祭意篇以靈星爲祭水旱明雩篇以靈星卽爲雩祭而月令仲夏大雩亦云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祭法又言山川能出雲爲雨皆曰神然則今之龍神實應祀典廟而祀之固其宜矣又案福山縣志載石泉洞深十許丈初入石徑紆迴至底平坦可容數百人舊傳鄉人避亂爇火入焉中有清潭深莫測又載泉石幽邃和煦如春意者洞天勝境龍神所憑要以有功於人故食於茲土廟之左右舊有八蜡藥王二祠歲久祠廟俱就傾頹鄉人葺而新之鳩工未竟司事者走京師募

衆善用濟厥功請余為文志其事余以神有功德能遂時雨寧風旱宜鄉人樂新其廟雜書乃言龍神各有主名祟以王號其語多荒怪不足道余因稽諸經史傳記擇言尤雅者著於篇俾後來有以攷至於石泉之幽奇洞天之靈勝邑乘具詳固無煩余文以傳也

取證極確會意尚巧俗題得此雅音　王雪舫

紫綬邵君墓誌銘

君諱世璽字紫綬世居招遠之西二十里曰邵家邨其先四川人自諱英者來家於招爲始祖曾祖諱德澤祖諱梓俱庠生有聲於邑父諱維熙從九品家居不仕生子二人長邑廩生諱世基次卽君君幼而穎異讀書輒了了能得二人懽而性不甚喜讀令從伯兄遊卽不敢肆驕怚其善體親心如此年二十一受知於學使者于文敏公遂以歲試入邑庠當是時父年近衰兄又館於外家事獨以身任鶺原抱痛臼炊再蓼父母又相繼棄

養迭更凶閔盡誠盡哀方伯氏之歿也君有長子曰錦請於父爲伯兄後錦旋以天歿嗚呼何遇之艱耶然君德器未嘗不從憂患生而禍壽亦由此基之錦有遺孤二長曰松年次曰彭年君以教養爲己任今並列膠庠君有子五人皆恂恂儒生家聲日益振君中年經紀家政不能專意誦讀遂援例貢入成均家亦由此致殷富嘗勖諸子曰我家自祖父以來耕讀爲本汝曹勉承先業專事顯揚至家人生産不欲令爾輩關心也又曰讀書貴立志立志不堅雖身列士林無益也小子勉之無

荒乃事以補余志之不逮生平最愛馬伏波誡兄子書恆錄一通於座右其敎子孫即以是爲法性嚴厲御家人以威自奉儉素而遇人又未嘗吝施予也邵邨地當孔道凡官茲土者多欲與訂交君顧不喜惟率鄉里習勤儉敦孝讓以無遺長吏憂形魁傑雖老猶健年登大耋神明弗衰其必有以異於人矣君配于氏繼配李氏俱士族年俱未三十而卒後配楊氏邑太學生候選州同諱永惇公次女孝事翁姑相夫敎子俱有家法母家曾分以地若干畝母歿召姪纘祖而歸之人咸稱其知

禮於嘉慶元年十月初五日卒享年六十四歲子五人景鋐廩生娶楊氏太學生諱儐女繼娶周氏萊陽太學生諱緒家女景鉞庠生娶陳氏太學生例封儒林郎諱奉嫣女景錞監生娶海陽趙氏庠生諱乃棻女景銘娶孫氏庠生例封儒林郎諱希曾女景銘早卒以景鋐子鶴年爲之後景劍庠生娶王氏太學生諱方矩女俱楊出女三人長適姜諱某男邑庠生濬堯與爲兄後錦俱于出次適楊諱位男太學生陞李出次適黃縣刁諱正旦男太學生銑楊出孫男九人長大年業儒娶棲霞郝

懿行女次㮽年幼聘掖縣滕諱公田女次有年幼業儒
聘武進士貴州副將宋諱延清女次慶年幼俱景鉉出
次新年幼業儒聘廩生傅璲女次聖年幼業儒聘庠生
石鳳鳴女次引年幼俱景鉞出次元年幼業儒聘廩生
傅璲仲女景錞出次鶴年聘廩生王元勳女亦景鉉出
孫女三人俱未字景釗出君以嘉慶七年十二月十四
日卒享年八十歲將以嘉慶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葬於
祖塋舊阡景鉉等千里寓書以狀來丐爲君誌墓遂爲
銘云維峯之秀鬱乎蒼蒼先生之靈于焉徜徉俾子子

孫孫永熾昌

版約

余家自先世未有祠廟其族人有有主無後或有後無家者積年增多至無供頓處余竊傷之嘉慶癸亥春粗爲經理俾司事者有所遵循因書約於版懸置壁間示勿忽忘並以告來者古人有主所以依神也神且餒而其又焉依不祀忽諸行路慨然況本同本水同源者乎謹合族公議醵金如干凡贖瓦屋三間計用錢六千文以爲棲神之所又買白木案四張用錢一千一百三十文磁椀三十箇用錢五百文供饌一筵用錢一千文通

共用過大錢八千六百三十文下剩錢二千三百五十文外仍需錢如干為補葺房間之費俟秋後興工今存記於左除神屋一間其餘瓦屋二間計每年收賃價一千八百文作為脩補房屋及香燭紙錁之費塋上祭田著落靈山夼每年收籽粒三斗作為歲節供獻之費每神主一尊用湯飯三椀神主共一案用盃椀盤子九器

謹約

曬書堂文集卷十二

棲霞郝懿行蘭皋著

文

悼幼弟文

弟名懿徽字師文蓋吾母晚而生子也始吾有二姊皆不數歲殤方次姊殤時外祖適過吾家吾父借宿齋中夢一叟笑迎吾父而慰曰一女耳毋過悲當以青金棗相贈也其後遂生我再三年我大妹生未幾又生次妹是後又生一妹而數月殤越數年生一弟貌岐嶷至四

五歲又殤而後生我大弟懿林生之夜我外叔祖適宿齋中夢二童子入拜神前其一回顧而笑明日語吾父曰承先人後者其二子乎越六年而懿徽弟生是時吾母年四十矣蓋吾兄弟暨女兄弟故九人彫零殂謝其猶在者獨兩弟兩女弟與我共五人耳嗚呼又多乎哉弟生而壯健容貌魁偉甫七八歲人咸驚曰十餘歲兒也其尤得吾二親之歡者弟賦性馴謹不俟教督雖與羣兒戲無競容或飲食之輒以讓兄姊獲果餌必遺二女姪焉女姪者吾之兩女子也弟尤愛憐之與之戲從

未令其啼泣自數歲已然吾父母未或教之如此也弟
雖幼不好弄閭有市玩物者卽所愛未嘗固獲也吾與
次弟俱不習家人產業阿堵物常不知愛惜弟雖少頗
知節儉焉常就外傅見窗友服奇服者歸語吾母彼童
子服胡爲爾耶吾以是竊器重之嗚呼孰謂其天耶先
是去年瘟疫大作遠近皆不免弟亦臥病數月今年丁
未余歸自都門見弟壯健如前日私喜以爲無恙矣然
弟自去歲病後腹疾屢作七月間復染時疾至八月下
體盡瘇雖醫藥罔效吾猶不甚懼以爲需時日乃起耳

至九月十八忽殤嗚呼惜哉吾弟具馴謹之性而未底於成人吾親有繞膝之歡而忽見其夭折垂白者何以爲情耶方弟病時家有傭婦馬嫗者舉溺器侍於側弟意不自安撫其手曰累汝矣啖珍餌猶舉其餘曰遺吾女姪也歿之前一日向吾父索玩器語言飲食如常時比夜忽輾轉靡甯達旦顏色灰敗危篤時母向吾含淚曰汝弟且不起吾聞城隍神至靈汝倘往禱焉吾急詣廟進發三籤其二俱上上籤語有云一朝荆樹再新鮮吾爾時私竊喜嗚呼豈神言有時不驗歟吾兄弟三人

俱生於七月吾以初六生其犬相後各三日人曰茲眞手足也孰意苗而不秀夷於左股其生之日與前時岐嶷而殤之亡弟正同也嗚呼異矣弟生於乾隆丙申因爲小名焉殤時年十二爲文悼之曰弟名曰徽弟性實柔藐藐小子成人之流速成必敗反常爲怪幼而恂恂怪耶敗耶

每讀史記世家至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一段必數反復之至於淚溼紙破而後已今讀此文復一憶之牟默人

祭亡室林氏文

嗚呼菱鏡塵封湘簾畫掩我與汝緣分盡矣念太上之忘情誰能遣恨希達人之知命聊復曠懷忽忽不知已及汝喪之七日形骸將歸於土過此以往汝永爲泉下人矣今當長別爰含淚爲文焚於靈前汝素不知書故質言之冀汝易曉也其辭曰人之生死誰實爲之數之短長命也如斯百年同盡抑豈不知汝今長往令我心悲汝年二十來歸我家汝體羸弱我見嗟呀私憂竊念水月鏡花繼猶自解此中有命何事長嗟于歸以後弱

耆日强我心竊喜偕老可望旣歸三載誕生一女我適秋試歸而晤語女泣呱呱索乳於汝我見亦憐歡然相處女名曰桂佳兆攸繫詎我命蹇依然下第其後二載次女又生汝心不喜厥名惟英詎意岳母忽然棄世自時厥後汝遂遘厲瘦骨難支湯藥不離居常嗟歎情不自怡每爲我語未有佳兒父母膝前何以承歡我時勸慰勉汝加餐詎汝瘠甚肢體欒欒我復念汝享壽良難歲在甲辰忽然有身乃生男子是名毓麟舉家喜慶汝亦氣揚甫十二日麟兒忽殤汝亦病篤形勢倉黃覩汝

容止殆將不起奄奄僅存待斃而已命合未終不藥而
喜然雖復生如槿朝榮其何能久草露易傾猶憶今歲
汝則歸寧適遇星命詢以年齡其人布算花甲餘零歸
爲我言我未敢信天之降年焉知不吝汝常勉我願早
成名今年大比尤甚關情名猶未就汝目先瞑令我心
惻顧影弔形汝又謂我死者有靈果若有靈汝之魂魄
不入我夢使我終宵展轉悲痛曰桂曰英二女煢煢終
日呼母雙淚盈盈汝其知否能無怦怦今年瘟疫緜延
不斷我家上下病者強半汝病最後入日不汗氣血枯

竭遂罹此難計汝歿時雞鳴將旦半夜呼水猶聞聲嗄我起披衣取火相看病勢如常安然不亂及汝氣絕我在夢中天明方覺汝已長終臨終無語我心忡忡豈不念我去何怱怱伊汝在日秉性頗剛然能婉娩降下姑嫜至與小姑式好無傷間有違言不久而忘或恐我嗔喜笑洋洋奈何無故中道而亡況汝之亡阿母阿妹呻吟在牀不能撫汝一斂衣襚獨我飲泣慟迫中腸恐傷親意聲不敢揚七日而葬不敢停喪凡諸儀物甯儉毋奢我聞古人喪具稱家且汝生前樸而無華含斂衣衾

我實親臨雖云從薄聊慰我心我心雖盡我情何忍已矣哉撫棺一慟生死天涯前緣已絕後會莫賒香煙冉冉燭影斜斜嗚呼存耶歿耶將無夢耶爲文告汝汝其知耶

寫情之文能委至而明淨無復可議 牟默人

幼子文虎哀辭 嘉慶戊辰夏

余生卅年未有子息而室亦亡粤明年再娶又明年兒子壽恩生形貌秀異自祖父母暨外祖母尤愛憐之五歲時偕七歲姊侍祖父旁看湅繭已姊奉銅盤承盤而水淺不濡手兒睨姊令攲側其盤遂成盥祖父奇之是年冬與姊俱痘殤嗚呼壽兒竟不壽耶又三年兒子文虎生生時得吉夢少即岐嶷五歲時患瘛瘲病勢如角弓反張醫者李濆診之曰痰癖也飲以生薑汁而愈于後胷臆間有留痰精神或倦侨聰慧亦少衰矣天資醇

謹長於弟文翊者七年友于甚至兩兒得果餌皆不獨啖也八九歲恂恂如成人丁祖父憂哀哭如禮對客言不失儀先是兒五六歲間余父執王丈嵩岳過諸門問以令尊君今安在對言阿耶在屋裏王嗟異之謂先君有孫也始兒生時人傳十三世不出天花法用朱砂麝香之屬擣蓖麻子爲丸凡摩抹周身十三處令徧謂終身不發痘乃竟以痘殤時歲在甲子上距兒生甫十年也兒一名彭年俗言生子恐不育擇於人家多男子者令子之名曰認乾耶謂子多迺羣易育故耳兒乾耶曰

周麟之名之曰彭年是兒亦竟不永年也於其殤也余尤悼惜之追爲之辭曰楊氏童烏潘家金鹿芽茁其蘭樹生是玉遭余祜薄惟德之澆風霜秋槀蘭玉早凋未秀而苗不實而落兒解我憐兒知不起欸息對人言父憐我明日殤我不兒藥我客京華兒葬嬴博斂以時服瘞諸負郭僑葬彰儀門之東登萊新阡乙亥年春歸葬先塋金鉤兒遺詩書我不忍觀藏之故篋亦不忍殘哀兒幼慧奪我彭年

公祭鄂峯杜太翁文 代

嗚呼古亦有言人生實難立德與名必大焉先林宗有道邕也碑傳實石高誼岐以夢宣實遂英靈日星河嶽石不能銷金不能鑠楊氏四知季公一諾百代高風千秋煜爚士先器識文藝爲輕然有善者天假之鳴雕蟲篆刻華響徒鏗渾金璞玉寶采斯呈伊昔文士時晦時顯韓柳名高郊島譽淺令彼易地定知誰善丈夫生世亦各自勉自勉維何宏此遠謨讀書折節崇實黜虛仕爲柱石居則鴻儒有三不朽茲其近諸嗚呼先生潛輝

不囁玉尺廉棱瑤林聳峭心貯冰清識含淵妙世人齷齪都堪一笑弱齡染翰早歲揮毫璽宮跌宕槐市翔翺或時文戰輒冠其曹千夫辟易卷甲而逃年三十外倏然不屑上貢成均中更帶經爾後家居蕭然怡悅俛仰階庭芝蘭羅列嗚呼先生介介不阿嫉邪如讐崇善若禾良朋久別嘉客初過有非輒指不怒而和至若施予亹亹忘倦韓聞喜碑晉靈光殿撤舊興新如雪集霰阿堵弗珍黃金爲賤六合彬彬文獻是崇將脩邑志謀於眾中三長誰擅僉曰惟公公卽自任傾囊鳩工昔齊于

欽迺耆齊乘公實當仁不讓何病行遠貴文多言惡佞
創之三年乃克有定維撫軍閱實重嘉之評署稾本曰
書可垂謹嚴體例古雅文詞對山康氏武功之遺嗚呼
先生文章歷錄謂宜校書石渠天祿奈何斯人而困驥
足芳馨似蘭隱逸如菊蓋聞抱德其世必昌不在其身
厥後發祥余官京師言歸未遑側聞賢令來宰余鄉令
者爲誰雨青明府先生令嗣玆其繼武嗣凡七人諸生
居五自餘二難皆官有士女咸賢淑名族締姻一適沈
氏一嬪於陳諸孫男輩復十餘人先生顧之其樂闓闓

歲在癸丑時維仲夏忽接訃音鶴驂羽化處士星微鄰人舂罷耆宿云亡老成彫謝明府美績民不勝懷稟如秋水和若春臺寇君方借廉叔暮來如何訃至奪我侯哉嗚呼先生文顯非窮道通奚塞富貴功名浮雲頃刻較其短長孰失孰得身沒言存為邦人則余未識公而耳有聞邑人走告屬余為文爾肴既潔爾酒載欣昔人雞絮今日曝芹伏惟尚饗